弢槃集文

錄

攷槃集文錄卷六

書

與羅月川太守書 太守後復姓程官至巡撫

月日方東樹頓首再拜謹獻書月川先生太守閣下頃在通志局屢得拜見荷蒙德盛禮殷不以凡庸見簡今當遠去廉州繼見無期又恐閣下一旦遷擢他去是所懷終不伸於左右是用忘其冒昧輒以書自通惟閣下察其進言之意不以造次爲罪幸甚幸甚樹聞日月遞嬗人與世相閱不能無古今若夫道德文章之懿人心風俗之同政化治理之實性情學術之公三皇以前則吾不知矣若唐虞以來則以爲與今

無異是以孔子孟子生春秋戰國之際而其所守所陳必本仁義偁堯舜非若是迂也誠以由其道則古猶今否則雖生聖人之世而一切苟且甘自非薄若江海之日就污下於是相與造作姿論以爲古道必不可復證多慰同併爲一談牢不可破亦何賴乎且夫古今者名邪實邪如以爲名也則古今之義非有升降也如實也則今之所指爲古亦古之今也而今之所謂今又將爲來者之古也天地未嘗改移而俯仰之頃人各以其目睫之智分今古於其閒然則古今名實非有定在也貴人知所自立耳世言文章政事稍稍近古者必偁兩漢自漢而下非無文章也非無政事也而不能政平訟

理使庶民迴心嚮化者理教不興姦宄不禁吏無以儒術攻文章經世務而道德齊禮有未充也積之無其本施之無其效而曰今不如古將謂民有異心而孔子孟子所陳徒設虛論以爲欺罔乎哉古者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由於學語其要曰修己治人而已是故體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施之爲政事故通於世務以文章潤飾治道然後謂之儒故　朝廷所以舉賢良文學者將欲有所表而以次用之也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察其賢否曰與我共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曰太守吏民之本也是故漢世良吏於茲爲盛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或務仁愛教化學比齊魯或務成就安

至姦人自屏或識事聰明糾剔姦伏號稱神明或平正居身仁信篤誠感物行化或簡煩除苛禁察非法或制立科令勸人生業若召信臣杜詩倘為父母任延錫光變革邊俗弟五倫孟嘗宋均清行出俗能幹絕羣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職事自理魯恭吳祐邊鳳延篤劉寬興利除弊使人不欺政迹茂異令名顯聞斯皆理行第一一時之良能已自漢以來世不乏吏才而或不本於儒術及乎儒術盛矣而施之事用又往往不酬於是俗吏僻儒華文之士遺用皆悖各矜其能而不相為用南州風俗脆薄自非修士尠識學義瀕海阻麓外寇內伏飄忽聚散姦宄易興又市通番貨地多珍寶財產易聚

掌握之內價盈千金富則淫窮則盜先利輕死果至愚悍而
官斯土者又往往以黷貨營私損其風施非得大儒骨鯁魁
壘耆艾措理通古今者潔廉自將設立制防則亦何由整齊
而變化之伏惟閣下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本好惡之正
得寬猛之宜懷賈逵倪寬之經術兼尹翁歸趙廣漢之廉能
所至之處興立學校革易俗儆觀納風謠非民病利約已奉
公居官如家其有冤嫌久訟歷守所不能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厭塞羣疑移風改政猾惡自禁所居民善所
去見思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嚴君嗤黃
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凡如此比以閣下方之誠無所多

讓非懷德義志古之風其孰能若斯乎樹奔走四方二十年矣所見今之從政者實心實力如閣下未之見也未之聞也嘗以爲於今之世不復見古人乃今於閣下遇之及得閣下之文伏而誦之然後歎爲治之本其所由蓋在是也閣下之文指事陳理義蘊閎邃一一皆可施之實用而其質散之氣醕篤之論實足以蹈迹兩漢往與師論兩漢之所爲文皆官文書也而高古醕樸如彼夏由直道所見言言有物譬如言食之飽言衣之煖天下萬世皆可取信非如後世文士馳騁淫費鉤釆華名但依倣格調矜夸辨博爲浮靡無實之談也以閣下之治證之閣下之文以閣下之文攷閣下之政信乎

言足以志而行足以化則以爲閣下之文與其政斷斷乎其
近兩漢也非貢諛也非溢美也樹無狀亦嘗志乎古矣顧道
不加修文不彰身行能闇僿窮居約處無由自表見獨其素
所蓄積發悟於古者不能竟默不揣固陋輒思以其所欲論
次設施者箸書見世之所爲學者違背理本偏僻破碎務攻
宋儒以張門戶之私方且憂其破道思立說以救其敝自比
於孟子息邪說正人心好尚不侔孤蹤違衆則欲以此非合
於時亦自知其顚仆而終不振矣然惟古人身在困辱爲舉
世所不知都無餘限獨以不獲見知於大賢爲戚以樹自度
誠不以飢寒困窮攖其心以臨其生俾得從容以畢其業志

趣所就他日或當有功於先聖來學亦閣下志古之懐所樂與者也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或歷說而不悟或日進前而不遇或遙聞聲而相思智之於賢豈可盡歸之於命哉輒布區區惟赦其狂愚而諒察焉不宣樹再拜

復羅月川太守書

月日方東樹再拜謹復書月川先生太守閣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廉州役還蒙報書千百言謙沖之盛誘掖之勤爲賜甚大反覆觀誦且感且懼東樹前讀閣下嶺南集至呪貪泉詩及沒願化龍之語伏而歎曰嗟乎此卽伊尹一介不取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意也律已

之嚴仁民之志悉於是乎見之矣故竊自以爲能獨見閣下之心而私幸其於今之世復見古人也茲謂求教益信大雅之懷識宏論篤謝莘尊素足以信後世質古人而無疑矣令之太守循格例謹銜轡動有牽制誠不若漢世官尊權重得以自行其意然而爲政之本在一心不在位之高卑也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之時王澤寖微列邦諸侯兵戈搶攘政教酷暴一二名卿因時救敝權宜譎霸苟偷雜施故孟子思以先王之政易之其時然也夫古今異治民俗異宜執古之法以御今之民不可也故荀子曰法後王也　國家法令昭明

列聖權衡斟酌百王所以範圍不過者至詳且悉其於先王之法無以異也然而民或猶有不被其澤者非法之不善從政者將之以法而不將之以心也苟且簿書奉行故事巧相牽避於功罪之途是免而無恥者在官固然而民何賴邪來書云前後所莅士民望奢情懇如赤子之依慈母竟不忍負必爲揣量肥瘠懃懃懇懇以備非安全之術閣下自度之其所以致之豈嘗有出於令法之外而爲之不過將之以仁心仁聞之誠而其澤已不可勝旣矣故使令之從政者皆能若是則令且優於天下何況太守閣下其無疑於所行也雖然位高者及遠位卑者及薄德大者禪大望隆者位隆令

天子新卽位汲汲理化登崇俊良　詔中外大臣明
愼保舉閣下淸介之風宏濟之抱久孚於上下則推先憂後
樂之志而廣施之將舉斯世之民莫不被　堯舜之澤者
安在豈弟之愛止及於一方爲龍之願必待之身後邪東樹
前書論兩漢官文書之美蓋偏舉所貴者言之非謂閣下之
文盡官文書也亦非謂兩漢官文書外便無文也且就官文
書言之如春秋一經荊公斥爲斷爛朝報此眞官文書也而
大義炳如聖筆謹嚴如彼推而上之二典三謨周誥殷盤凡
聖帝明王賢臣碩輔所用明治化陳政事孰非官文書邪其
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則文字之用其原亦可知矣韓退之柳子厚論文必原本六經如莊周所偁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大小精麤其用無乎不貫至聖不作道德不一於是中賢小儒始歧其用而不能相通要之文不能經世者皆無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爲也諸葛武侯千古一人而陳承祚所上忠武集出師表外皆手敎也閣下之文所以經事適用者皆足與古人媲美矣此即少不合於八家固無慚於作者而況八家集中亦官文書爲尤美哉又東樹前論古人文章皆由自道所見得閣下引賈誼書證之益可信蓋昔賢平日讀書攷道胸中蓄理至多及臨事

臨文舉而書之若泉之達火之然江河之決沛然無所不注所以義愈明思愈密而其文層見疊出而不可窮使待題之至而後索之烏有此妙哉雖然文章之道得之非難而爲之難爲之非難而知其所以爲爲難東樹雖嘗學之顧其所爲甚陋在嶺南所爲者尤癡豪放縱時亂以淺俗常語無復古人韻格獨其議論或偶有可采不意大君子欲成人之美樂善過取比擬崔蔡承飾之下愧媿無地夫道德文章政事三者閣下次其分合之由如臨白日以觀掌文信無所遁矣至於攷證之學蓋自漢代以還通儒宿學讀書審慎是正脫誤辨審異同詁解音聲鉤釽章句其大者毛音鄭箋與道相扶

其次者名物典章於政爲輔歷世既遠箸述轉紛通才碩彥接踵而出使來學者變學究破傖陋以炳於經籍之府其用亦可謂宏矣東樹乃獨敢非議之何也來教俾引宋代鄭魏諸賢以相敦勉雖其鄙劣敢不承命顧竊有未盡之意敢終爲大雅陳之以質愚蒙焉　國朝攷據之學超越前古其箸書專門名家者自諸經外歷算天文音韻小學輿地攷史抉摘精微折衷明當如崑山四明太原宣城秀水德淸根抵學問醇正典雅言論風采淡厚和平奧矣尙矣雖漢唐名儒不過於斯矣及乎惠氏戴氏之學出以漢儒爲門戶詆宋儒爲空疏一時在上位者若朱笥河先生及文正公昆弟紀尙書

邵學士錢宮詹王光祿及蘭泉侍郎盧抱經學士十數輩承之而起於是風氣又一變矣此諸公者類皆天姿茂異卓越常儔彊識博辨萬卷在口能使有學者胥厭耳無聞者蕩厥心馳騁筆舌論議濤湧然而末流易雜變本加厲弊亦生焉海內英俊傾其風豔其舌懷其利相與掇拾破碎搜覓羣書苟獲一字新義即詑爲賈人得寶違背理本棄心任目不顧文義之安但出於漢者主之出於宋者非之託爲補經實足亂經始不過主張門戶既肆焉無忌則專以攻宋儒爲功主名詆譏視同讎敵幾於惡聞其聲而比之於罪人此其風實自惠氏戴氏開之而揚州爲尤甚及其又次者行義不必檢

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聞經濟文章不之講流宕風氣人主出奴但以一部說文即侈然自命絕業朱子有言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浮名愈盛而行義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不知孔子所以教人爲學者果若是已乎此風在今日徧蒸海內如狂飈盪洪河不復可塞其澄鑑勢將使程朱既明之道復入於晦盲否塞而人心風俗日即於狂蕩其害直有過於楊墨佛老者夫讀聖賢書而不適於心不行於身猶不免爲書肆而況析言破道乎昔孔子謂多能博學而詔及門文吾猶人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不反約而以有涯之知逐於無涯之場此韓子所謂黃

金擲虛牝者也其閒豈不有才所患在於亾本且夫今之學者皆能識明儒空疏矣竊謂明儒德業之盛匪特令人遜之非之漢唐宋外不多其比惟不泥小道也及乎季年升菴澹園始以淹博立名然而楊氏焦氏之所就已大不如前人矣嘗取二家之書觀之其精正可信者纔十之三四耳其餘駁雜失實之論不可勝舉也夫取人貴寬非人貴恕至論學術是非得失攸關則必有確乎不可奪者至於文章亦然昔北地弇洲主持壇坫海內承風而歸熙甫斥之爲妄庸鉅子獨宴然寂處安亭江上爲舉世不爲之學弇洲臨沒乃始悔之爲作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嗟呼如

弇洲之高才偉識進學改過世有幾人哉不遠之復在聖門獨偁顏子耳陸子靜云凡人溺於勢利者可回溺於意見者難回然則其識誣陋者其所執必益堅若今之漢學諸公其終迷矣不悟矣無從望其能開矣又若艾東鄉當李何王李極盛之時獨主孤軍力追絕緒由今觀之東鄉之言字字抉還固之心言言啟韓歐之鑰迄今二百餘年學者猶未能盡曉而淩廷堪汪中之徒直詆韓退之歐陽永叔文非正宗視同土苴甚矣文章學術偽者易售真者難逢此孟子所以好辨而莊生所以齊物也東樹不揣固陋嘗竊病之思欲立說以辨其妄而材卑學落地賤言輕思得一二大人君子在上

位者爲人望所屬庶幾如閣下所論足以震蕩海內開闢風氣名之所在利亦隨之所有偏宕卓犖之士冀其見收遜轉移而歸之正學則彼俗人莫不靡然向風悔過自責猶之利祿使然也不猶愈於風狂無本之學乎乃非之當塗居盛位者或以刑政簿書爲急而無暇文教也幸而有之則又專主於向之所謂漢學者伏覩閣下所至之處以興起人心教化爲志私心儀則久矣昨者獻書固以傾其景行之誠亦將幸而得所託焉特未信而言人以爲妄故其詞含茹蓄縮而未敢遽伸豈以文章自媒鬻非知哉又閣下言東林清議之害禍延家國竊尋此論百餘年來搢紳大夫皆同此云云矣東

樹黨反覆究之竊獨以爲不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惟夫刑賞失平而後淸議出焉當明之季神熹失柄乾綱解紐國是日非諸君子在位言位意存匡弼當是時無所謂東林之黨也尋東林之禍始於救淮撫李三才而成於忤魏忠賢故凡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爭紅丸移宮者槪指目爲東林借魏閹毒燄一網盡之故孫黨趙黨鄒黨熊黨之目猶之黠將錄之意然則疾君子指爲東林黨而惡害之者特閹黨之所爲耳吾徒何爲而助之攻乎當日以鄒元標之講學爲邪黨而逆黨至以眞儒擬忠賢其是非果安在乎東林諸賢

誦法程朱其所講論建自行義風節於今可見一時臺閣寺省諸公宏才碩學孤忠大節經略展施接武而出天下望之朝廷賴之何莫非東林氣類乎特風氣太盛間亦有一二不肖依坿其間而正人君子固已多矣尋徐兆魁之言其訛如彼詳倪元璐之辨其實如此日久論定不當復循衆人之談隨俗坿和蒙以惡聲而不置白黑也論者謂任議之過患在於太畸競意氣筆鋒必欲彊人從我非勝於理而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言而不顧事之損益以致殿上之彼已日爭閫外之從違遙制如萬元吉之所論者誠有然矣然當時之爲此以致誤國敗事者豈皆出東林之清議乎抑在廷噂沓之

言官乎且夫朝政有失大臣不言而後小臣言之當局不言而後局外言之大臣不言而復諱敗遂非則小臣愈言之而愈攻之當局不言而復黨邪撓是則局外愈言之而愈攻之嗚呼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乃自古歎之矣人主無執兩用中之明當國者無樸誠通達敢違衆議獨行而徒責小臣以言高之罪咎局外以出位之謀是皆無虛衷罪己之誠務委過於人憚自責而不彊力於非治者也詳觀明致亾之由蓋非一道譬人之身病已淚而不起或投之攻劑或投之補劑而病人之情醫人之情旁人之情淆爭不已而固已僵斃矣今不究病之從來醫之得失而

弟責旁人之論以爲是實傾人之命也何以異於是是故明之亡在神熹至懷宗立而國勢已不可爲矣清議之誤國在懷宗圖治之日而東林之殲滅在忠賢肆虐之年論者以明亡之故蔽罪東林可謂不察其本末矣若夫當魏閹弄權之日社稷將覆爲人臣子立於其朝而食其祿烏能默爾而息乎卒其奮不顧身起而搏之身殲家滅海內痛心而欲與後來之阻孫傅廷之守關中撤吳三桂隨樞輔迎賊者同罪豈不冤哉是故謂此三事爲清議誤國則可謂楊漣之擊魏忠賢高攀龍之劾崔呈秀爲清議誤國則不可謂救李三才護熊廷弼爭京察國本科場挺擊移宮及最後劾楊維垣房壹

爲淸議則可爲誤國則不可且自顧允臣旣錮之後朝廷日以建言防人以越職抵罪當是時可謂能禁淸議矣而其效竟安在大禹聖人縣鞀建鐸衛武悔過矇誦師箴國人謗王召公比之防川鄉校不毀子産於以補過孔子刪詩不廢板蕩諸葛武侯之教下也曰願諸君勤攻吾短小雅廢而政教衰淸議亡而風俗敗歷觀古之仁聖賢人所言若彼淸議何負於人國哉故淸議之戒爲士人不能理性裁抑宕跌愼所與節所偏悻直標榜以掇禍如漢甘陵之謠及公族進階魏齊卿所爲耳不謂有國有家者當禁人言也是故淸議黨人之名惟漢哀平桓靈明神熹之世有之皆以用宦寺憸人而

致彼宏恭石顯之奏蕭望之劉更生朋黨欲專權擅勢果是邪張成教子殺人河南尹案之爲非邪侯覽家人殘暴百姓太守部督鄭不當劾之邪而漢之黨禍蕭望之周堪劉向李膺張儉爲之首矣蓋此輩秕姦大惡忌君子之發其覆繩其罪故起而反噬之君子亦有君子之氣類一人見枉必有營護而援救之者彼姦人者念只誅一人不足以鋤其類故被之以黨人之名而後可以盡翦之也苟人主明於用賢宰相公恕無私則朋黨無自而成又烏用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邪且所務於淸議之黨者在天下之鄙俗耳若乃大臣自爲黨甚至人主亦有自黨其權姦者則又何說夫不能絜矩而好

照徇於一己之偏如大學傳所引節南山之詩興喪之幾殷鑒不爽不此之察而專禁在下之淸議豈正本之論乎宋張㠊言國家之禍莫大於朋黨令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至朋黨之寖成也胡安定亦言謂某爲某黨而必欲盡逐去之者皆非人主之意乃後來相代之大臣也嘗觀宋高宗一紀之間十四命相明懷宗十七年間五十命相由此言之朋黨安得不成又況人主自黨其權姦者耶宋高宗初卽位詔非直言雖詆訐勿罪其後進士梁勛上書論秦檜帝大怒曰講和斷自朕志秦檜但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

以惑衆聽詔送梁勛遠州編管夫當時言不可和者張闡胡寅胡銓等議得失炳然高宗黜李綱趙鼎專用秦檜殺岳侯而主和或以兩宮之故而屈己事仇猶之可也然終高宗之世土地金帛子女盡而兵革不息其效如彼秦檜既死而猶身爲護之以罪言者此非自爲朋黨邪孝宗初立詔士庶陳得失淳熙二年又詔近世士大夫好唱清議恐相師成風激成東漢黨錮之禍夫不察東漢之所以傾亾者在遠君子親小人而徒區區以黨人爲患亦異於蜀先主諸葛武侯之見矣夫論黨人者不曰造言誹訕朝廷即曰僞學亂疑風俗甚則謂其人合謀樹黨圖危社稷故人主怒之疾之尤甚

由今觀之二漢及明黨人所爭果訕謗邪恭顯牟修之言果信不妄邪當蔡京秦檜當國日天下無敢道程子之學史彌遠當國日天下無敢道朱子之學僞學之禁可謂嚴矣由今觀之程子朱子正邪范致虛陳公輔胡紘施康年汪沆沈繼祖林栗諸人正邪至於陳東歐陽澈之請誅童貫高俅罷汪黃而留李綱也張觀等七十二人之請斬湯思退也汪安仁等二百人之請朝重華宮也楊宏等之請留趙汝愚也德祐中諸生之數陳宜中也明東林之擊魏忠賢也果圖危社稷邪彼諸姦者不危社稷而淸議欲去之者反危邪唐何蕃等二百人留陽城柳宗元遺蕃書徧引無稽之言謂曾參徙老

十致禍負芻卒其抗朱泚之難六館之士無污賊者尊朝廷重國家壯士氣可謂清流矣彼宗元當此恐不能也惟獨復社諸人南都防亂揭爲犯聖人已甚之戒然其時元氣已衰偏隅宴安諸生所斥獨一阮大鋮耳閣部擁兵權無中撓天將廢之誰能與之則明之亡始終於清議無與必若杜止清議當如李綱所論先變革士風士風厚則清議自止若梅陶月旦之論亦非懿士所許也故如何平叔王夷甫殷深源以風流相尚竊盜虛聲無濟實用此乃所謂清議亡國耳東林非其比也人主不察見謂清議亡國亦以爲云然耳究其爲議者何人誤國者何事不能別而白之則又恐爲彼姦人者

所中爲怨隙者得相陷害州郡又或承望風旨濫及無辜則是非淸議之能亾人國借淸議亾國之名以怵人主而剗喪元善爲足亾國耳此非細故也先王之政罪人不孥何有於黨苟不破流俗相沿之論解散淸議亾國之疑使君心宅於寬而刑政得其實豈所謂休否之常經乎今生 重熙纍洽之後 聖明在上政敎隆風俗厚士無由有詭激誠邪之行故可相與講明而爲此議耳若在朋黨已興之日則此論卽疑亂之罪所歸矣緣來敎諄諄勸誨輒敢披陳一切伏惟赦其狂愚而有以裁敎之幸甚幸甚坿獻所爲文五首執事餘閒賜之觀覽亦可見鄙志所執已審而非卒其褊隘忤

俗犯怒蒙輪以當一隊者也重違台教無所逃罪統祈亮察

不宣 自記云此文粗纚浮淺剽而不留不復成章姑以論議有可采存之

上阮芸台宮保書

月日方東樹頓首再拜謹上書芸台宮保閣下昔韓退之自多其文以爲能贊王公之能而道大君子之德伏惟閣下道佐蒼生功橫海嶽歲路未彊學優而仕歸墟不舍仕優復學凡所措布皆裕經綸凡所撰著皆關聖業三十年間中外咸孚萬口一舌使退之復生且將窮於言句又豈晚進小生所能揚推其大全者哉然惟閣下早負天下之望宜爲百世之師齊肩馬鄭抗席孔賈固以卓然有大功於六經而無媿色

信眞儒之表見不虛矣竊獨以學術顯晦遞相升降猶之三代之運忠質循環上溯嬴劉面稽　昭代其間二千餘歲之隆污消息可得而言矣有明中葉以空疏狂禪談學文業雖盛而淹貫者稀其後升庵澹園諸公以博綜立名而龐繆踳駁亦淺甚矣夫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二者分途由來自昔固不可比而同之矣　國家景運昌明通儒輩出自羣經諸史外天文歷算輿地小學靡不該綜載籍鉤索微沈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然竊以爲物太過則其失亦猶之不及焉傳曰火中則寒暑退今日之漢學亦稍過中矣私心以爲於今之時必得一非常之大儒以正其

極扶其傾庶乎有以輓大過之運於未倣之先使不致傾而過其極俾來者有以攷其功焉以此求之當今之世能正八柱而掃粃糠者舍閣下其誰與歸不揣檮昧嘗箸有漢學商兌三卷引其端見大意蓄之笥中未敢示人非惟迹近競名懼以忤世犯患抑實以事關學術鄉里鄙生見聞不出街衢未睹於天下是非之全疑而不敢自信故也繼思世有大儒而懷疑不謁亦見其自外於君子即聾從昧顓固而終於愚惑矣用是輒敢寫錄冒昧獻之左右雖知蕪陋淺謬然意在質疑事同請業非布鼓雷門之比不復引以自嫌伏惟經綸餘暇俯賜披閱明正是非俾解愚惑用循奉以遵厥塗幸甚

幸甚干冒威嚴不任屏營之至樹再拜

答人論文書

夫文家品藻及所以爲文之方昔人論之已詳吾無以益子也無已則請舉一淺說爲古人所不必言而實切中夫今人之要害者曰精讀而出之勿易而已世之爲文者不乏高才博學率未能反覆精誦以求喻夫古人之甘苦曲折甘苦曲折之未喻無惑乎其以輕心掉之而出之極易也若夫有知文之失在易而出力以矯之又往往詞艱而意短詞艱意短者氣必弱骨必輕精神氣脈音響必不王是則其詞雖不易而其出言之本領未深猶之失於易而已古之能精讀者不

若是是故揚子雲教桓譚作賦必先讀千賦明歸太僕嘗於公車上取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文讀之五十餘徧左右厭倦而公猶津津餘味未已嗟乎此所以繼韓歐陽而獨立三百年無人與埒豈偶然哉唐劉希仁與韓歐陽齊名退之文中亦嘗推之今讀其集亦尚不失風軌然而世未有傳其文甚或不識其名字彼爲文而不務其至而徒自踴躍於一世者視此可以懼矣子姑歸而精誦三年然後知世之爲文者皆出之易也

與友人論師書

來教倘自退之作師說後來學人多有續爲之說者雖意指

各殊而皆得一義於以輔世翼教至爲宏豈不可廢也愚舊蓄一疑久未敢發敢因明論所及而私佈之近世士夫援上慕勢而無階則壹以師密比之夫師也者隨道義所在而爲之名者也惡可以私妄勢利媚說自菲薄爲也韓公曰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孔子沒門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不可陳相說許行而從學其道孟子責其倍師若慕勢而以空名劫其號非但無義抑實可鄙甚矣何北山爲朱子再傳而求嘗受人之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古者君師不分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周公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以賢得名四曰儒以道得民則皆人師也司

徒本俗聯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則師爲人師
儒爲經師至文王世子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先聖人師先師
經師也皆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若夫近世科舉時文之
師與巫醫藝術百工之師相等又有形名錢穀幕學之師分
儒者之一節而專門雖不知本亦供世用則皆有授業解惑
之實固當偁師惟夫鄉會主試房考及外吏保舉屬官乃公
忠循職舉賢援能以人事君之義而冒師生之名殊不應禮
甚無謂夫受爵公朝拜恩私門爲國用人而已收其恩師與
門生兩犯不韙昔韓文公出陸宣公之門終身未嘗偁師陸
文安爲呂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文安如前輩不敢

與之論辨文安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舒文靖公不師其座主亦不門生其所舉士明霍文敏公韜亦不師其座主邱瓊山亦嘗論此以爲不應稱師近陳說巖相國薦陸清獻及見不用師生稱說巖大激服且云昔年馮益都薦魏環極已嘗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嘗用師生禮嗚呼可謂以禮自處而又能以禮處人者也世祿之家往往多門生故吏苟如張安世謝瞻羊祜梆玭王曾王旦之所戒則政當避之而又可侈爲榮名乎且士子幸由師儒起家舍大司成不師而獨親此尤爲失其類也甚者有慢其伯叔慢其幼所受業貧寒之師而獨隆其房師座師保舉之

師者矣薄其昆弟薄其昆弟之子而推恩此師之子弟者矣又甚則即此師也苟失勢衰落度不復振則其待之亦寖薄自有此師而世多失其本心又況淪夷以至斯極也昔三代聖王必有師而四岳薦舜不聞有門生天子之號若白樂天將相門生乃鄙言耳獨范文正公之認晏元憲自是盛德不在此例惟足下裁之自記云潛邨劄記曰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門戶又重於師弟得罪於父母者有之矣得罪於座主者未之有也云云

答友人書

來教偁引某君之言蒙心竊獨未安略為吾子陳之夫子厚所偁太史之潔乃指其行文筆力斬絕處此最文家精深之

語既非尋常之所領解若宋儒固未嘗有譏遷史不潔者即有言語亦不過謂所記事蹟不必盡可信耳而如桐葉封弟子厚已辨之矣今乃憑虛搆誣而曰使以宋人眼孔觀史記必謂其不潔若自坿於能知遷文之潔者而又不顧歐蘇曾王眼孔之非劣固宋人也近世風氣但道著一宋字心中先自有不喜意必欲抑之排之以箸其短失而後快於心乃至宋人並無其事與言亦必虛搆之以爲必當如是云爾以見宋人之迂固不通始若一無所知如此也及攷其所以抑之排之之說率皆昧妄顛倒影響無實之談攷其所以抑之排之之心皆因憎惡道學諸儒而發樹爲是常切悲恨凡文章

義理以及吾人言語行事爲得爲失莫不有本孟子曰蓋亦反其本矣莊子亦曰請循其本其本一差則所向莫不差此古今天下是非所以紛紜物論難齊而至道隱而不見蓋非一人一朝之故矣至惜翁撰古文詞取海峰息爭政以海峰不能持論而集中此文題較正大且取其意格足與蘇氏相比故入之耳究而論之則海峰此文其本未充其理未足也何以明之夫古今學人講說辨論勤苦萬方非至於聖人而已而卒莫能至今乃令天下萬世之人皆置是非不必辨皆若已至於聖人弟爲是恢然有餘而無不包有是理乎是蓋啗本東坡孟子子思論而誣揮發之耳若有辨之者則正犯

其所識則是以此箝制天下人之口相率爲囫爲模稜而壹託於聖人恢然有餘而無不包爲知孔子之言語行事及所以教人者並無是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孔門四科才性之殊異無如之何也他日孔子曰小子不知所以裁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非因人有性質造詣不齊而謂至道之止極者因可不必詳亦不必教之使皆企乎中庸也則何以曰有教無類而又曰審問愼思明辨之哉辨之不明安知是非之眞而猝以爲吾道之正乎由海峰之論則聖人者人人皆傻爲之弟隱情結舌聽其紛紜而吾弟以恢然包之而無事矣無論學之不講道之未明日即於昏囫無知而無

所取正且將使誰包誰乎抑彼此互相包而皆足於道乎且既學聖人而置是非不必辨是使聖人下夷於諸子百家而莫之貴而又何必自欺其心徒奉虛名崇處教曰聖人聖人云爾哉是皆昔之鄉原所以譏狂狷及近世學者攻朱子之餘唾而海峰方飾為高論亦淺之乎其為言矣惜翁取之偶未審也毛生甫曰言有關係持論確而不頗

答姚石甫書

石甫執事足下九月十七日故里人來攜足下閏四月自漳州所惠書久不見見手書喜甚及展誦言微淺憂過於所懷仲紙闔閞不能自已僕孤竄於世匪獨無見收之人乃至無

一人可其語胸中蓄言千萬默默不得吐今春來嶺外本欲依節帥爲俯仰計顧鶉不變其音雖徙越猶之在楚也當遜辭好惟在鴻名茂實之英耳如僕稚騃又素譽不立則其儡仆危困爲時所忽不亦宜乎緣足下來書相觸發感念生平不覺傾囷倒廩語無詮次意不主一要當握手一談惟足下亮之察之樹聞人有恆言曰士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又曰志與天地侔者其人不祥此兩言者世以爲名言矣以愚論之是乃所謂詖辭非知道者之言也莊周曰至言不出則俗言勝亦烏能盡人而明之哉道不遠人與天地侔要不外於至誠之實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如是而已非有加奇於平常

日用之外也君子既知道則妖壽不貳修身以俟公卿將相
時至則爲之否則老死牖下轉於溝壑皆天命也亦何祥不
祥之有䟽弛之士爲奇論以駭世而不悟其言之可笑也至
謂士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此言亦甚小夫曰己曰知亦視
己可知之實與知我者之智之大小此其知皆以我與人爲
量者也若孔子下學上達知我其天由今觀之當日顏曾數
子而外世豈有知孔子者哉而聖人無入而不自得故曰遯
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必有孔孟之道而後可語於人不知
必有伊尹顏子之樂而後可語於無悶莊子記子輿之死歌
而託之於命則猶若有慍焉潛龍之德惟聖者能之僕少駿

拙於人事多所不通惟篤信好古人以爲道可以學而至聖可勉而希縱其心志與俗背馳犯笑侮蒙齒舌異人同情少年氣盛不以屑意以爲古之人乎類若此矣吾苟於彼者若則必於此者遠矣詎奮不顧慮自十一歲學爲文時先子承海峰先生暨惜翁倡古文詞之學僕耳而熟之雖不能盡識然亦與於此流矣其後十八九時讀孟子書憮然悟吾學之要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爲性薦莊老及程朱陸王諸賢書讀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發者以觀近時人文字輒見其踳駁謬盭爲不當意既嗜好不侔兼俗自倘故久困不能自伸家貧無以供菽水給衣食之奉奔走事所入爲賫二

十餘年顛沛失蕩所至輒窮憂患疾病日與死迫覊旅異地每遇良辰會節瞻望家園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歎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昨於丙子歲先子棄養時祖母年九十呻吟旦夕妻病痺篤廢不能起立者已六七年家本空乏逋累千金歲月追呼無虛日三世遺槥浮攢未葬者八僕本支又甚單丙寡兄弟外無期功之親飢寒無所控緩急無所告闔門數口皆待僕以幾倖存活既不可留以居則決舍之以出身纔出門回顧老弱存亾殄絕不能相顧丁丑旅困江甯自春徂秋日非於人以度時日誠有如韓子所云當時行之不覺事過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以能受之也是

冬漂泊揚州由揚州復返金陵適遭祖母喪聞訃之日躑躅悲號欲歸不得賃居祇樹僧舍除夕典衾付寺僧充賃值而不能具薪米當是之時如舟行日暮遇風顛頓於洪濤鉅浪之中篙檣俱折舟人束手相向呼號而莫知所止泊僕受氣本弱自生時先慈已懼其不育矣十二歲先慈見背余病瘧至不勝喪其後頻咯血怔忡受害後余妻之母恆患余寡其女三十外始稍稍壯健今復游遘大憂繼纏哀酷鬱氣中傷天和內損髮禿齒落萬念灰滅魂魄喪失精神退漂聰明隳落如八九十許人彼不知我者或能加侮辱訾猶忍受不復自明摧折久故氣愈下然往往亦於天轉親焉夙有幽憂之

疾甚不能寐於是因以其時而鋭思夫道每念吾今日死明日而吾尚存也曷爲明日死令日而吾先亾乎先時爲學亦頗泛濫老釋雜家或爲之撰述近反非之吾身所見似日益明有所獲輒劄記之名曰待定錄歲月既多積至七十餘卷其心豈遂以爲不得志於今猶望見於後世哉亦曰富誠不可非從吾所好焉耳此間多上才獨僕以薄劣居同下客人既不知僕僕亦不欲非人知聲塵寂寞望實交賈乞食豐豆之餘寄命葦苕之上列寅蕭心進退枕險意興沮敗生意全無嗟呼石甫吾其已矣足下料之其果不祥邪抑果絀於不知已也邪昔散通自慨欲修道德於幽明之路以終身名爲

後世法僕亦猶庶幾昔人之風乎曩在幼稚座上偶與客泛言及原始返終客搖首曰此至微妙不容易言余時心知此客之未能了此也遂不復談夫所謂原始反終者亦言忠信行篤敬已耳故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生之事即死之事張子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莊子曰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若然者皆至近至切之實務引而爲高妙則失之此意二千餘年間小儒不識固非此客所及也且夫人世所爭不過愛惡攻取是非名實利害毀譽之間耳吾能忍辱不入好惡諸相而人可以莫疑矣天之所制不過死亡貧賤之命耳吾甘窮窮而餓餓而且死死

而裸葬上以縱施烏鳶而下以飽螻蟻而天可以無罰矣吾患道德之不修憂辱死亾懸於天命豈宜以動其心哉粵中石甫曩所舊游其人士風氣既知之矣無俟僕言獨怪潮惠爲退之子瞻所過化而其文章淵源曾無有毫髮近似惟獨瑰琦磊落之士見於史乘者爲不少豈鍾於山川之性者材易成而得於講授學問者未有師承邪知石甫秋閒度臺臺雖海外然久被 聖化已與內地等石甫所以治之者爲猛爲惠爲媿厲爲整齊必有定見然愚意則欲石甫以管子四維先之使知尊親也東坡所謂欲爲貧子留此意於遐荒者石甫其可不念之哉道遠不常得通書故言之不覺其冗

海外新政尚冀垂示一二以慰遐聽餘不宣再拜自記云燕淺鑪露躍

治可

榴

與范光復論僻淑人節行書

范君足下承示雲中勇烈任公遺集及哲嗣伯卿提督所次公行狀及其弟叔卿事狀並二栽堂集學愚集讀未數葉斂容起立復坐端誦至數遍潸然泣下夫忠孝至性之感人雖異世猶有不能已者況生同世而耳目與之近相接者邪覩勇烈貴顯於時威加於敵其行事大節章章如此天下既莫不聞而重之況其名蹟又已彰之　國史則其傳於後世以追配古之忠臣固無少媿伯卿純孝懿行仕宦之迹倘其所

風而其遺詩清詞雅格賞又卓然足以不朽則伯卿之自足以傳於後又無可疑者叔卿至性淑質世濟忠勤雖不幸早世而按其行事亦當坿其父兄以傳施夫人親承　孝聖皇太后徽音褒予有節婦兼忠臣之目固坿其夫與子以傳矣惟解淑人遘遭愍凶夫亡子絕煢煢流離莫年依於婁壻而其女復卒煢尤可悲亦安忍獨令其無傳嗟呼此其一門忠孝節賢輩萃並集而得以有傳於後豈偶然哉令勇烈之死僅取於捐軀効命魯莽殺身而非本於平日讀書之篤講學之邃則身雖能忠而其妻若子及婦亦未必能率由德教以其成其一門之懿行若此伯卿兄弟不幸俱亡之嗣使非

足下能篤覩顧恩要信鬼諾受其遺文棻布以行於世則勇烈之心迹與其學問之粹美必不能傳於天下後世使人得有以攷其成仁取義之有本刑妻翼子之所由則足下成人之美表人之微有合於古君子之道亦得埒勇烈父子以傳獨以解淑人事命僕爲詩則有不可者蓋此等題獨宜於文不宜於詩古名手大家率不輕作設作之亦不能佳後人亦罕傳之柏舟燕燕諸什皆其人所自詠如焦仲卿詩又不容再擬其他傳者寥寥古人於婦行獨有傳誌而又非可施之生前夫乞人詩文爲其足傳耳令其人有知其詩文足傳邪則必不肯爲之詩矣若尋常俗士不知其義而冒爲之又不

足以傳然則雖得之盈千直掘載而置之耳亦何取邪僕之文知不足以傳於後世也如不得已他日當爲一傳以次述其事然要豈足賴哉旣不獲承命敢布其愚惟照察不宣

答葉溥求論古文書　葉君粤之嘉應人

東樹白葉君足下辱書言文章言要並示所爲記序雜文意甚勤詞甚摯然竊怪足下相知未素不察其蔽且固勇信而過施之爲失所問耳僕本無所知往在江南一二同學業爲古文以僕喜議論妄以此事見推要之僕所謂望其塗轍而未能由之者昔曹子桓譏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掎摭利病而子建乃獨喜人定正其文足下以子建自處而命僕爲

季緒此僕所以發書屏氣媿汗交下也夫以足下所有如是
而進不自足謙謙下問雖僕庸虛其敢復顧時人譏笑畏忌
銜忍不一吐所懷以答高義塞厚望耶請誦其所聞惟足下
詳擇其衷焉可也僕聞人之爲學每視乎一時之所趨風氣
波蕩羣然相和爲之既衆往往工者亦出獨至古文恆由賢
知命世之英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日蒙訕詆甘寂寞負遺俗
之槩與世齟齬不顧然後乃以雄峙特立於千載之表故其
業獨尊而遇之甚稀自唐宋逮明若韓柳若歐曾蘇王若歸
熙甫其人類數百年始一登於籙嗚呼蓋其難矣抑又嘗論
欲爲文而弟於文求之則其文必不能卓然獨絕足以取貴

於後世周秦及漢名賢輩出平日立身各有經濟德業未嘗專學爲文而其文無不工者本領盛而詞自充也故文之所以不朽天壤萬世者非言之難而有本之難若夫所以爲之之方可一朝講而畢也然而羣喙鳴動嚮心各異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顛倒妍媸昧沒不返後學之士欲求聞古人之眞舉一世空無人焉夫古之人以其本而發之爲文軌迹不倂家自爲則其人已亡不能復起自言其心俗士淺學各蔽其愚人各云云吾亦云云則烏知吾言之獨是耶人言之且非邪就令吾言是矣而古人已死其孰從而定之且人之言曰爲文宜何若何去何取吾邪過而問焉吾之言曰爲文宜何

若何去何取人亦弗過而問焉退之有言究不知直似古人又何得於今人也而要有不易之論不可已之情者吾取不詭古人不迷來學自足吾心而已故凡吾所論文每與時人相反以為文章之道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必識古人之所以難然後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揶知正知奇博學之以別其異研說之以會其同方其專思壹慮也崇之無與為對信之無與為惑務之無與為先掃羣議遺毀譽彌楯不可回也貪欲不可已也及乎議論既工比興既得格律音響既肖而猶若吾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無媿也於是委虵放舍緜緜不勤舒遲黯會時忽冥遇久之乃無得乎古人之精神

而有以周知其變態是故文章之難非得之難爲之實難道德以爲體聖賢以爲宗經史以爲質兵刑政理以爲用人事之陰陽善惡窮通常變悲愉歌泣淩雜淡蹟以爲之施天地風雲日星河嶽艸木禽獸蟲魚花石之高曠夷險淸明黲露奇麗詭譎一切可喜可駭之狀以爲之情及其營之於口而書之於紙也抓意造言導氣扶理雄淡駿遠瑰奇宏傑蟠空直達無一字不自己出而後吾之心胸面目聲音笑貌若與古人偕出沒隱見於前而又懼其似也而力避之惡其露也而力覆之嫌其費也而力損之質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僿陰陽蔽虧天機闔開端倪萬變不可方物盡自孟韓左馬

莊騷賈誼揚雄韓歐以來別有能事而非艱深險怪禿削淺
俗與夫餖飣剿襲所可襲而取之者也夫文亦第期各適一
世之用而已而必劌心刳肺斷斷焉以師乎古人若此者何
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爲文也此固無二道也嘗觀於江
河之水矣謂今之水非昔之水耶則今之水所以異於昔者
安在謂今之水猶昔之水耶則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續
流也古之人不挨飲乎今之水今之人不扱酌乎古之水古
水今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則盡者難
辨矣蚩蚩者日飲乎今之水有人曰吾必飲乎古之水而不
飲今之水則人必笑之矣蚩蚩者日飲乎今之水有人曰若

所飲今之水實仍即古之水則人猝然未有不悶於心而中夫藏疾者也夫有孟韓莊騷而復有遷固向雄有遷固向雄而復有韓柳有韓柳而復有歐蘇曾王此古今之水相續流者也順而同之也而由歐曾蘇王逆推之以至孟韓道術不同出處不同論議本末不同所紀職官名物時事情狀不同乃至取用詞字句格文質不同而卒其所以為文之方無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說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溼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氣脈也雖然使為文者古人已云云矣吾今復取古人所云而云之則古人為一文已足萬世之用而復何待於吾言乎夫文猶已也生民以來四海

之衆而中以有已立已於此將使天下確然信知有是人也則必不俟假他人之衣冠笑貌以爲之亦明矣柰何世之爲文者徒剽襲乎陳言漁獵乎他人而以爲之已也徵是以擬之將見子不復識其父弟不可辨其兄舉相怪駭無能求審此人面目之眞而已安在哉是故爲文之難非合之難而離之實難離然合可言也離不可言也故凡論文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處惟在先求其合苟眞知所以爲合則以語於離不難知矣若於古人艱窮怪變之境不知其難至而以爲與已不甚相遠也則其人又不足以語於合之說者也眞力不至則精識不生蛟龍之攫網虎狼蝮虺之毒螫遛之可以殺

人而慢易與之家雞野鶩之畜無足憂責而威鳳寶之史言大秦國有駭雞犀置犀於地雞見之卻走而人之過之者蹴踏踐履童孺丈夫千百而無稍異也豈人之智不若雞與彼其性不相習則其大弗能通也世之俗士名為讀書彼其於古作者之製質未嘗相習故其天弗能通亦若是也已粵無雪土人見微霜目之為雪此固不可以口舌喻也是故文章之難非真信之難真知之實難大荒之東有山焉名曰大言謂之大人之堂其去中國不知其幾萬里也欲造之者必道君子之國然而或行數十里焉或行數百里焉或行數千里焉行數百里者視數十里者為近之數千里者則彌近之矣

而要其爲未得至也則相若昔程子以說相輪之喻斥介甫吾謂今之談學問者皆介甫之說相輪也百工技藝之人同治一事其知之精者往往獨勝又況以未知爲知也邪雖然文章之道固貴於知矣而知又視其智之淺深大小偏全之量同聞異受天地懸隔孔門弟子日侍乎聖人而游夏之知不同冉閔冉閔之知不同顏曾譬如水焉甕盎盤盂以及潢潦溝澮河淮江海同爲受水之器廣狹不可同日而語要各滿其量者亦各隨其器也莊子曰世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夫眞知又有所待而定邪往者姚姬傳先生纂輯古文詞八家後於明錄歸熙甫於　國朝錄望谿海峰以爲古文傳統在

是也而外人詆議不許以爲黨同鄉先生晚年嫌起爭端悔欲去之樹進曰此只當論其統之眞不眞不當問其黨不黨也使二先生所傳非眞耶雖黨焉不能信後世如眞也今雖不黨後人其能祧諸要之後有韓退之歐陽永叔者出則必能辨其是非矣此編之纂將以存斯文於不絕紹先哲之墜緒以待後之學者何可不自今定之也而疑之乎孟子論道統舍伯夷伊尹而願學孔子管晏豈足顧哉古之善言文者必喻之江海譬觀江海者必觀其瀾熙甫望谿海峰三先生之得與於江海者其瀾同也學者亦必涉其瀾而可哉緣足下意篤詞懇聊相與略陳其概其以此膺時人之詬罵所不

敢辭不宣

復姚君書

姚君足下辱教推僕以文學事情詞過感旣媿且懼不敢當然短淺之衷所以有類於是者蓋亦有由感相變之深輒復爲知己一剖露之伏惟亮察僕受性迂疏材能薄下特爲時人所忽棲身賤素名姓不出於鄉里二十年來飢寒困迫顛沛失蕩無以自存其遇可謂窮矣然生平情塗氣岸不敢苟且浮虛剽取名聲以忝先哲流逝之志決絕之行固毀益疾久困而不知變每念古之君子坎軻疲曳分甘溝壑一無所挾以自張獨其素所蓄積發於文章者爲不能遽泯故竊不

自揣嘗好以其所欲論次設施者著書自天德地業人理凡數十萬言名曰待定錄藏之篋笥無人可與共語客或嘲之曰古今之治方術備矣其存於載籍者學士大夫尚憚明之又奚以之亟亟濡名爲也曰禽鳥棲於淡林不以人不聞而閟其音柴胡桔梗生於沮澤不以人不求而化其性君子之人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觀古人之全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雖世不取猶勝爲無益於天下也故曰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也人之生壽不齊上者八九十年六七十年中者五六十年下者謂之不祥要亦不減三四十年此數十年開弛張趣舍顛墜不反火馳不顧分流異適瞬息傻盡要其刻

情繕性依倚道誼以成名立方必無敢忽不踐之地懋置遂術也是故吾修之於身而爲人所取法莫如德吾飭之於官而爲民所安賴者莫如功若夫興起人之善氣遏抑人之淫心陶搢紳藻天地戢德與功以風動天下傳之無窮則莫如文故古之立言者與功德並傳不朽夫文之關於世道人心如此其重而世爲文之家如牛毛非其卓然足配古作者而無媿曠代不一覯則又何也亾其才之未美學之未優與將設心之初徒思捷成速化蘄勝於人以鶩一時之名與夫情志既動篇詞爲貴煥乎之用抽心呈貌不可掩也故廸於周全之道者其文粹以精取諸偏至之端者其文峭以秀其餘

仰高希驥風流可知故古之人恆由其文以鑒別其人卒如其言不爽乃若今世之為文者可知矣掇拾餖飣馳騁浮費夸示末學欺其耳目坐自尊大甚者不肯用諛譽榮內取悅公卿以邀一切之利海內稷稷如列邦小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而且日起古人與把臂抗行意見有絕裾而過去耳不則嗤之矣若人也其招於世也始若權者也權耀榮於朝且夕不移而已銷落也故文章之徵存乎學術學術之樞繫乎人心今欲振之莫若先鼓其立志蓋人之才無知愚勇怯惟志之所在則莫不有立焉聖人以為之的六經以為之司存馬班騷韓歐以為之衡激而發之存乎志夫志也者所適於

文之矢也與雖然有患則志在爲利與志在爲道疑而不可決也視其所營爲利爲道可辨也觀其所存爲道以爲利莫可辨也夫利之與道其不及遠矣然而同處也同榮也同得也孰令之而爲孰禁之而不爲欲惡去就橋起而不足以定之於是聖人乃以空名行勉厲之術以濟其所窮今語人曰爾爲學在於鶩一時之名邀一切之利則罰將及焉其人不應也又語之曰爾爲學在於鶩一時之名邀一切之利是古人所羞然後其人怵然而動於心瀸然而面發赤焉有名有實以致其實循名責實以定其名故君子不立志君子而有立志必將修胸中之誠而非配乎古人之位嗟乎論文而本

於是然後其文足以鼓盪天下配德與功昭乎與日月偕新悠乎與山川齊壽豈猶病其榮華銷落也哉往吾宗望谿有言文章雖小術然失其傳者七百有餘年矣由今觀之非夫賢知命世之英曷足與此周秦諸子猶道術而勤之道雖不該而其文瓌瑋諔詭連犿而不可窮自漢以來逮於唐宋諸大家姝狀其體同聲異貌莫不充實而耀深宏而肆彼其於道概乎皆嘗有分焉者也劉歆柳子厚植節雖污要之根柢深厚博大稠美能自久於天地才士也夫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亦非僕之所敢出也區區之懷有在於是者聊為言之足下其亦有取焉否也懼不當感意望必有以裁教之

幸甚不宣

與馬君論周書年月攷書

馬君足下承示大著周書年月攷循習再三欽服何極自非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惡能有此鴻識鴻論以折衷漢晉唐以來諸儒而歸於至當顧慚謭陋詎能有所增益竊於尊指所已及者矣有所引申以終未竟之緒尊指大義有二一在攷定月日一在求定其年言曰必得其年而後能定其月日然則雖曰二義其實固一事矣向來紀年諸家皆以受辛元祀爲丁未三十三祀己卯爲周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後七歲爲成王元年丙戌先儒說此可疑者有四一則書序史記周

本紀偁武王十一年伐商與泰誓十三年文不合或力信爲十一年或以十一年爲十三年之誤若林之奇蔡沈王柏金履祥陳櫟諸人說各不同班志據書序洪範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紂以箕子歸是矣一則疑此十三年若文王若武王不決其以爲文王者易緯偁文王四十二年以虞芮質成受命改元公羊鄭元傅會之姿唐孔氏及宋歐陽永叔辨之明矣其以爲武王者程子論伯夷叔齊叩馬之事以爲史記所載諫詞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三年安得父死不葬之語班志據九年大統未集之文合文王武王而通計之則亦仍文王受命改元之說焉一則武王崩之年數與成王元年

丙戌之紀不合班志據文王世子以武王爲克商後七歲崩
皇甫謐以爲六歲宋胡士行明陳大樽以爲四歲足下據周
本紀封禪書謂武王以克商後二年崩其文與金縢合又據
陳泗源古歷推成王元年實丙戌上推克商之年爲甲申此
中間止二歲以合史記金縢之文曰武王以聖人之德如在
位七年之久不應天下尚未定且曰班志以居攝七年繫之
周公夫周公人臣以成王之年繫之於義未洽獨據竹書成
王在位三十七年以居攝繫之成王而班志以成王爲在位
三十年者非是謂竹書雖僞而此可從愚按班志本以魯歷
紀魯故以居攝屬之周公故僭踞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

十九章首云云非虛天王之年屬之周公如後來共和故事則不得以此譏之其據三統歷以成王在位三十年雖援引不一而前後實無甲子之紀有總數而無年攷史記魯周公世家稱周公恐天下叛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而班志紀成王元年曰此命伯禽俾侯魯之歲其文固已明矣與足下所疑周公居攝七年然後爲成王元年者不同也足下推成王元年實丙戌此亦難信何者若以十三年爲己卯則武王克商二年崩成王元年當爲辛巳若以克商之年爲甲申成王元年爲丙戌則受辛元祀不得爲丁未十三年不得爲己卯反覆研究不獨足下之言未敢阿從卽

千載以來儒者術家之言皆無取焉夫漢晉唐以來儒者以術算推非古經傳年月其術不爲不工其說不爲不詳究之紛紜百端迄無一合吾嘗斷此曰日月至朔置閏章蔀皆可推而古帝王所歷年數及干支所當不可非非不可非傳說失實遺文簡脫傳聞異詞不可攷也故吾嘗以爲歷家之說皆由後爲數以合古非得乎古以順合乎今之數也爲數以合古而不合則摭拾傳記繁偁異說以穿鑿之是故歷家之說止可推天而不可攷古古不可攷則並其所爲天者壹誣而亂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愈可疑也孔子及司馬子長知之故孔子敘尚書不論次其年月子長作三代世表其和以前

無年數追尊表意見子長之識卓越羣儒克繼孔子之志獨
有千古不虛耳劉恕通鑑外紀於共和以後據史記年表編
年共和以前皆謂之疑年不標歲陽歲陰之名並不列其數
且如丙戌之年如何定之不曰以至朔月日章蔀積而推之
而以得之乎不知後人以朔閏積推一一可成章蔀此章蔀
中至朔月日當何干支之歲此干支之歲當何帝王歷數之
紀百家乖異不經難信王應麟云帝堯而上六閼逢無紀致
疑胡氏言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稱自開闢
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蓋苞誕之說劉道原疑
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

三統歷次夏商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故四分歷以上元至伐桀之歲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三統歷以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其牴牾不合如此然此猶以上古世遠難稽愚請言其近者如泰初歷以甲寅爲元漢志以爲丙子而前人皆以爲實丁丑夫丁丑距甲寅遠矣而儒者方據以推前歷上元泰初四千一百六十七歲（今本史記注四千上多一年字此據困學紀聞是正）至於元封七年爲適得閼逢攝提格者烏足信乎吾嘗非其故由不知古人以歲陰紀年不以甲子甲子惟用以紀日通推章蔀至朔以非歷元故班志署紀歷數未嘗有干支之當自數家以甲子紀年於是有謂受辛元祀爲丁未

爲己亥者武王克商之年爲己卯爲甲申爲辛卯者成王元年爲丙戌爲丁亥者紛紛異論由不知古人不以甲子紀年而於班志又未嘗詳讀焉何者班志據三統歷及洪範傳術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夫鶉火於辰爲午則太歲必在未彼諸家脩己卯甲申辛卯者不亦遠與然後知經傳參差可疑而不可信者在此而不在彼焉足下又謂武王未克商必不改正朔淡以僞孔傳及正義以武成一月爲建子之非又疑蔡氏以一月爲建寅之月與下文四月丁未庚戌月日不合而獨斷此一月爲商正建丑之月以爲月旣爲商之月則春亦爲商之春愚又不能無疑也夫漢晉唐以來諸儒以三正說

六經言人人殊故有謂皆用夏正者逸周書劉知幾蘇子瞻蔡沈程大昌也有謂改正朔必改月者白虎通尚書大傳孔安國鄭康成唐孔氏宋楊時邵光庭熊朋來趙汸及近世顧氏炎武也有謂以夏時冠周正者何休程子劉絢胡安國朱子也劉胡朱子皆本程子有謂周時三正並用者鄭康成也有謂改正朔不改月次者魏了翁也有謂周宮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詩七月爲夏時一之日爲周正以爲兼存者張氏洽集注也有謂春秋經用周正傳取國史者葉石林也有謂諸侯史有用周正有用夏正者劉原父也有謂建子改月爲東周變法非周公之本制者徐圃臣也凡諸數端或斷其義或騁其

詞古今相持未有所決今足下不信一月爲建寅之月而獨以爲用商正是亦用改正必改月之說特以武王未克商不當遽改耳略與孔正義相近愚竊以爲旣以十三年爲周之年又以月爲商之月春爲商之春於文爲不類矣程子春秋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意耳朱子云加春於建子之月見行夏時之意按此雖論後來春秋亦可明周正倂春之義東萊講義於春字略焉足下之言雖辨正而未安也然則武王未克商而遂可改正朔與曰昔者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而倂其樂因互窮其知惠子不服莊子曰請循其本我知之濠上也今吾亦請循其本曰此固周書也以周史紀周年奉周正於武王何嫌哉夫推步算術後人密於前人而陳氏所推旣與班

志各部首皆合而班志所推自一月壬辰至三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小餘三月二日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魄甲辰望十六日乙巳旁生魄與所引武成月日又一一脗合矣不特此耳又與所引外傳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亦無不脗合昔閻百詩自駁所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以爲說經有不必以理拘者此固以推步爲準矣而又何疑焉或曰此僞泰誓惡足信邪班志引書序武城外傳洪範泰誓而獨不及十有三年春之文於時僞古文未有也足下偁班志槩偁書傳傅會以籀之於篇則亦以書序爲不足信因一例譏之不知僞孔傳偁觀政於商在十一年克

商在十三年政由書序襲爲此語古文咸不同乖異而此固一家之言也雖經偽序亦偽然序在前故班志得引之但班志前引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承文王受命九年而言也後據禮記文王世子僻武王在位十一年此譜其歷數而下引春秋殷歷紀魯繫周公攝政七年於武王後七年册之下皆著紀總數而無年凡此固非歷術所得知矣歲陰紀年之法有左右超辰名號前人說此亦多異歲者歲星也其神曰歲陰亦曰太陰亦曰青龍即太歲也鄭康成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天天官書曰歲陰五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由此觀之

愈遠愈遠歷十二辰而復會於亥其行之有贏縮積百四十有四年而歲星超一辰卽歲陰亦超一辰此其大經也歲陰與太歲爲一物爾雅在寅曰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是也乃歲陰輪值十二辰之名號非卽十二辰也故爾雅太歲在甲在寅淮南直日寅在甲卯在乙又曰太陰在寅在卯也錢君辛楣譏小司馬誤解爾雅歲陽歲陰之名當矣但又別太歲歲陰爲二謂爾雅太歲在日在辰兩太字爲後人所妄加卽如是乃使人不知太歲爲何物與天官書及康成說戾矣說文歲木星也爾雅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洪範正義自今年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周禮太史正歲年康成注中數

日歲朔數曰年謂自今年正月朔旦至明年正月朔旦爲一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由是觀之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餘歲行三十度彊十二歲一周以密率計之故不容不有超辰古人以閏正中朔以超辰之法正歲星歲陰之行次法興而理洞焉後人既不能辨明歲年之殊與歲星太歲之分又牽拘於歷術而彊以甲子排推之牴牾不合又不能闕疑則相與以史傳爲訟盡千餘年鮮有能達其故矣然後知馬班之不可及焉錢君又謂歲陰常在太歲前二辰太歲當云歲星後論超辰誤同此如太歲在子太陰則在寅太歲在丑太陰則在卯此以隔二辰爲說與天官書隔一辰左右與行者不

同且如是則皆左行何云歲星在天右行邪此讀天官書及鄭注未審而妄造此說以疑誤學者其言不可信矣何以明之分野略例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今尺自斗三十一度至虛六度爲子也丑終婺女七度故班志曰泰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以歲星每月行三度不足計之則右轉入子正月正出婺女十一度故曰出也然則明年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在亥又明年歲陰左行在卯星右居戌遂辰逆去史記從寅起班志從子起其法不同惟超辰之數錢詒乃據師春說大衍歷議則以爲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及戰國之際乎

哀平閒率八十四歲而超一次近邵氏爾雅正義據晉灼說亦以為八十四年云雖然不得其蔀紀所當之歲雖有超辰置閏之法非之而亦無所傅之焉竊權衆恉尊為此說未知當否惟大雅直諒還有以教之幸甚管異之云震川評史記如大塘上打纖千船萬船不相妨礙又曰曉得文章擺頭千緒萬端文字就可做了唐宋八家後僅見斯文

答友人書

今世之士無論所學有見與否而皆好自尊大斲勝於人作氣勢立畦町不待接其言論而其意氣固已不可降抑矣有觸其機淺者瞋目忿爭深者盡恨入骨於是率相與貢諛阿美不置白黑以互相推譽謂之解人客有以詩卷視余余為

倘曹子建好人定正其文客以爲譏已則大恚憾至今未已夫其非勝於今人如此則必不能及於古人亦明矣然嘗推論其事亦自有本夫人性皆有所蔽鮮能確盡理實彼惟有所不知而後與吾見異則安能於一日之閒遽奪其所異而與以我之同哉是非本無常雖孔老易觀亦各有不能定者又況吾人奮其私智而欲人之已從也邪弟就其無定之中而各以近相通斯亦可矣夫文章小技然必有入理之功經世之用開拓其心胸遺棄乎淺俗出入乎經子游觀於事物深究乎古今文家之變而後以其雄直之氣瑰傑之詞以求中乎法律逼肖乎古人而不襲其貌嗚呼是亦難矣若乃恃

古人往矣不復能言矣於是家自以爲遷固人自以爲向雄漫相矜詡以贗爲眞其稍有知者又往往得少自足已旣不疑評者又失此蘇子瞻所以有捫燭叩槃之喻也唐宋以來號能文者無慮數十百家日久論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已有明一代獨推震川一人此非後人之敢有所靳許也毋亦古人自與相親因把臂以同行耳僕非能知此者辱足下虛已咨詢故貢其所聞惟采擇之幸甚

與姚石甫書

近爲一書辨劉念臺先生之學極知僭妄然亦自有說夫自明以來爭陽明之學者紛紛聚訟至今未已平心論之陽明

之功不足多而陽明之所以措注從容不動聲色以成是功名者無事者則雖留侯武侯鄴侯莫之能過可謂體用兼備幾於識心無寸土者矣陽明以朱子學於事物支離困苦難成而不得其本故提出良知以爲道之本原在吾心而不在外物以是果得受用果成大功而又以之降服當時許多豪傑使皆北面相保既明效大驗則語居之不疑學者亦即以是信之不敢議殊不思直提向上此非上智不能如陽明者固閒氣僅見千百年不數遘者夫以閒氣僅見千百年不數遘之賢而必以此爲天下率謂學者由其教皆可以一蹴而幾之揆之人情夫豈能必此不導人爲猖狂妄行流爲惑世

誣民不可得也故由陽明之教不待其徒有敗闕而後識其非卽以理懸測之亦知其斷斷必至於彼矣然則其以良知混致知及天泉證道四語之謬非徒語言之失而已也故凡學者之不宜陽明非謂其人其才其功名可議正謂其學術教法恐流爲誤世焉耳歐陽南野與唐仁卿書乃極舉陽明行事之不可及以推之此信其一人而不究其教法之將誤於人人也且南野旣以此尊陽明謂不可及則生是使獨矣然使由陽明之教而復皆如陽明則陽明不貴若不復能如陽明而但成其猖狂卽南野將亦必知其不可矣夫以顏子之上資而夫子猶必循循誘以博文約禮而不慮失於支離

何獨病於朱子也朱子之教本於孔子雖似支離困苦難成然由其說則中下皆可循上智亦不能越萬世無弊其亦可矣若慮學者苦其難成俾趨於捷徑則堯舜周孔不敢作是念而爲設之教法也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曰在寬寬者謂裕以待之使優柔漸漬以漸而入不聞有捷法如所云不習不慮不假外求爲善學善教也雖然弟卽良知爲教學者體之猶有所入得力處此雖失孟子本旨如羅整菴所辨然使反本循本自證其心猶之可也今山陰竊其意而諱其名移以歸之愼獨其形似是及攻其所以爲說絞繞薇昧使人不得反其意始所謂款言者與款言者其失與詖淫等大不如

提唱良知警切易曉猶有益於學者也或謂當日諸人悅服陽明若彼今之學者猶必爲之左袒意者陽明眞旣聖矣予將毋淺昧不足知乎曰昔徐無鬼以相狗悅魏武侯特謦欬於流人焉耳當日諸人去人滋久故聞足音而喜耳然而已多有看朱成碧井飲相捽者矣若夫今人則並未有眞知不過浮惰客氣畏難好奇豔其功名樂其簡易以爲一蹴而可以建功名則可以爲聖人則何爲而不從之夫由陽明之教既爲如來禪語上而遺下又爲祖師禪全以作用機變籠罩孰謂孔氏之門而有是哉所以前人諸有知學明理憂世者咸慮其有生心害事之失而力辨之不敢以之易程朱之教

者在是也是故以歐陽永叔正統論推之則陽明者旣不能据天下之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而胡能漂程爐朱而息衆說定衆志也不然樹豈不知王劉高名懸日月而敢輕爲蚍蜉之撼以自絕哉 自記云二祖時有道恆法師令其徒破祖其徒至輒欣依不去恆後遇之途謂曰我用爾許力開汝眼令反爾邪徒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余觀傳習錄見徐愛初聞所見甚正而被陽明彊辨遂邪惜乎不及道恆此徒能悟受正法也

與魏默深書

毗陵話別後不奉教言倏忽十餘年矣秖以溝瞀無知不敢扳援當世英豪傑士引分槁枯蟠泥曳尾道固然也茲八月日於葉某處得示大著海國圖志兩函耳此書名已久遲而

未見急拭昏眸悉心展讀甫盡卷首四條不禁五體投地拍案傾倒以爲此眞良才濟時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響耳食空談也方今 聖人達聰非治思賢若渴惜乎無有以此獻納 彤廷俾得匡時效用九事八爲律也迺日繼晷一字不遺一息未間於五日內始畢業乃廢然掩卷而歎曰昔水伯之誇秋河也及觀於海然後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謂乃今始睹子之難窮也竊謂得百騶衍不如得一魏默深雖此書亦多本之正史諸志及諸家載筆故事多徵實語無鑿空至其裁編大言別具鑪錘體裁明整斷制主意要歸有用近人矜言三大奇書若此實足當其一也所謂

此自是其勝場交可與爭鋒石甫康猷絕行比之特園林一匃屏山耳東樹行年八十平生無他技能惟亦彊好著書然前此所栞亦未有奇者惟暮年潛心性命勇自精進欲希踪衛武公十年以來箸書十六種幾百餘萬言亦知大聲不入里耳不敢一字輕以示人偶於一二至好微露穎末乃竟以此犯不韙交口呵斥目爲名教罪人心知其不然然迹孤勢單噤不敢申辨一語要待百世後傳之其人耳今妄以六種遠寄教正伏乞平心審是作臯陶之聽直也竊以聖人至道不出明體達用內聖外王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如是下之學直可建立事功以經綸世用而如樹所存其體精微

似亦未可輕蔑今年庚戌自元旦至七月續又成書八卷則自以謂造眞實足以發明易大傳及中庸孟子盡心遂言欲及俆生琹而存之惜乎貧未能舉也易曰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覼縷肆言無任汗悚不宣

復藏存莊書

頃奉手翰屢讀未半使僕惶悚無地駭汗震慄在足下虛衷樂善嘉與借飾不啻口出鄙人內顧自量則不能不驚疑而至於失度也來敎謙尊之俯尤不敢承昔張楊園不敢爲人師況僕之下於楊園百倍而未有級者耶柳子厚亦云爲他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惟韓退之自負起衰八代抗

顏爲師彼誠自審故不自讓然而李翺張籍終兄之而不師亦可見古人自處有不苟然者也僕少愚闇孱懊徒以過庭之際竊習先子及先友談藝入遂淺嘗浮慕望先輩門牆而意之其實未有淡知亦未嘗用功也二十以外奔走謀養歷歷四方於今五十年憂生救死之不暇奚暇言學生平自訟所負於親戚骨肉之隱罔極莫償所負於聖賢道德往哲學問之指豪毛而萬未有一焉中夜捫心思疚痛自傷悼無一足比於人當其發心誠至恨不欲生所賴無他嗜好性拙鈍不喜逢迎故不爲俗衆所牽得以其閒時奮私智以窺鑽古人於一二今老矣其於前修已行之道略似望見塗轍而聰

明豈落精氣銷隕不復能自策厲前進當此之時惟有自惕之不足又可惻然自肆而爲人之師遂非長傲以自言其虛憍浮動之客氣邪足下代僕思之可乎否乎足下之學已見大意詩文波瀾意度已得古人妙處所當用功以實其所見耳學之無窮其進境亦與之無窮此非他人之所能言況如僕者又不足以言予邪僕之文粗而礦氣未除其於古人精詣境地實未能臻又於六經根柢未有所得故不自信決意焚而不存其他箸亦皆剽竊淺陋惟空言析理之說或有可取亦在學者之擇之未敢自是也總之僕之自問祇見其歉未見其贏但有自悼無敢自喜惟足下諒之感應篇暢隱凡

稍有識者固皆知輕之以爲陋所見誠然然僕所稍自慊以爲無倍於大雅而過異於長編重軼託門户於經史攷證駮雜紕陋疑學術而誣聖教者轉在此書如有冒爲傳布者擬以刻版歸之僕本不箸名又豈私其物但須付託得人毋置之腕脫之地爲可惜耳艸艸佈達不盡言意惟珍重不宣

攷槃集文錄卷六終